

# 張作霖的感情世界

王大任

## 那裏熱鬧往那裏跑

張作霖爲民國史上風雲人物，也是一代奇人。雖然出身草莽，卻深明大義，一生反共愛國，大節不虧；他的俠情逸趣，聞諸桑梓父老流傳者，尤有一談的價值。追隨張氏多年的奉天財政廳長張衡若先生與曾任北寧鐵路處長的顧耕野先生，談起張老帥來都認爲張氏的佚聞很多，大都於平淡中見剛正，於勢利中見性情。語云：「觀過知仁。」張之言行絕少縱慾傷俗之處，而符合於俠義英雄的本色，實多難能可貴的典範。張非高人隱士，既非高臥潛藏，亦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鄉愿，一切利鈍安危他才不管，那裏熱鬧就往那裏跑，惟恐天下不亂，惟恐天下無事，亂子越鬧越大越過癮。自從忠義軍（清末東北地方混亂，騷匪四起，當時大股皆自號忠義軍以自炫。）缺食缺衣缺餉，浸假而變爲不忠不義，擾亂鄉民；他看不順眼，就組織保安團來干涉忠義軍的行動。忠義軍人多勢衆，張鬧不過他們，自己也變成忠義軍了。在光緒二十六年下半年以後東北無政府狀態中，誰也不怕誰，正所謂羣雄並起，

各霸一方；然而那碗飯也不是容易吃的。闖江湖、走綠林並非毫無障礙，一律通行，冷暖自知，打脫牙齒和血吞罷了。

光緒二十九年年初，日俄關係惡化，俄對東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控制自如，清廷特派趙爾巽爲盛京（奉天）將軍。當時東北騷匪如毛，民不聊生，政府責成趙將軍第一任務是剿匪。趙到任，先調東邊道張錫鑾，號金波，成立營務處，重新整編被遣散的官兵；一方派部分軍隊出征，因爲兵力有限，不能全面動員，祇有揀重要地區先予肅清，而最重要地帶，莫若京奉路線，即平瀋線由錦州到瀋陽一段，中外旅客往來安全所繫，萬一發生事故，必致影響北京，於是先從鐵路沿線騷匪下手。正好新民錦州一段是三張的地盤，三張者即張作相、張景惠、張作霖，外加馮麟閣、杜立子、湯玉麟（外號二虎）也。此輩在遼西佔山爲王，坐地稱尊。每到春季，東北青紗帳起（即農作物長高，可作掩蔽。），東北大量農產是高粱、包穀，恰等於臺灣的甘蔗，可是比甘蔗還要高出一二尺。原野瀚漫，綠蔭無極，加上東北山高嶺橫，原始森林常常百里不見天日。冬季葉

落，大雪封山，翌年三月後，又是綠葉怒發，如帷如幄，千軍萬馬踏入，也如滄海一粟，捉摸不到邊際。他們從森林隱處向外看得明明白白，官兵從外面向林裡尋覓，但有黑綠一片；他們對外射擊，可以百發百中，軍隊向森林裡開槍，枉費彈藥，自召傷亡。所以東北官軍剿匪是有季節的，時當青紗帳起，林木勃鬱，莊稼密茂，官軍少去招惹他們。只好分配一些軍伍到鄉鎮巡邏，防止他們突出劫掠。挨到冬天，纔可以大舉剿捕。因爲天候關係，東北的大幫騷匪，也像商人一樣，得分淡季、旺季；夏季有所障蔽，算是他們的旺季，可以蠢動作惡，爲所欲爲；一到秋冬肅殺明朝，就必停止活動，術語叫做「揀槍時候」，就是把武器藏起，裝成良民，投親靠友爲活；或進入城市，嫖賭逍遙，混過淡季。但此時他們必須加意小心，萬一被仇人看見告發，或被軍警查得，就有被捕可能。尤其匪首賞額最高，風險更大，我聽一個鄉前輩說過，大名鼎鼎的張作霖，就曾有一次驚險狼狽的遭遇。

## 義母義弟救命恩人

張作霖被官兵追捕，走投無路。有一次隱藏在他義母家中，義母窮苦，住在小鎮上，開一家豆腐店，只有一個兒子。每天晚間用驢子拉磨，磨豆汁，製豆腐；白天挑到鎮上售賣。店中財產僅一盤磨及一頭驢子。用驢推磨，是北方農家生產方式。張不敢出門，只好幫忙做豆腐，可是外面捕張的風聲很緊，義母聽到這種嚇人消息，不得不不告使知道，並勸張趕快離去，到別處避避風頭。時當嚴冬，冰天雪地，張衣服單薄，不勝戰慄，義母動了惻隱之心，家中卻無衣無錢，愛莫能助。最後說：「你把驢子牽去罷，路上可以代步；實在困難，把驢賣掉，買套衣服，餘錢留作飯費。」張牽驢走後，兒子回家，媽媽告以經過，兒子說：「明天不能做生意了，沒有驢子，怎麼拉磨？」老母想到無生意就沒有飯吃，才叫兒子快去追回。張出走不久，兒子一會趕上，面對之下，不好開口索驢，只說是趕來送行。見張衣太單薄，又把身上的棉襖脫下為贈。兒子回家，媽問驢子，兒子說：「還要驢子嗎？看他那樣縮瑟，我又送掉自己的棉襖了。」由此看來，張雖匪徒，總有特別感人的長處。後張官運亨通，作了督軍，想起義母，派人訪求，所憾義母已死多年，惟義弟還是固窮不變。張把義弟接到督署，同吃同喝，一如往年，零用財也不缺乏。一住數月，義弟原望得個一官半職，結果毫無消息，只好告辭回鄉，張贈二百元為路費，義弟希望加多，以便日後過活，張說：「够了，你若需錢，可以再來。」義弟滿心憤恨的走了，以為憑交情不該如此失望，垂頭喪氣的回到家園。孰知到家後

房子也改為新蓋的大廈。有一個副官交給他新置地的契據，並告訴他：「這都是督軍給你預備的。」義弟才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但這玩笑開的不錯呀！終老張之世，他仍是張家座上客。

### 假充站長逃過追捕

據傳張當年在綠林時，被官兵追捕甚亟，地點是在京奉路的溝幫子，當時常蔭槐任溝幫子鐵路站長，張想乘火車逃走，追兵趕到，張情急智生，跑進站長室，強要常蔭槐脫下制服，交由張作霖本人穿上。火車進站，張作霖站在月臺上假充站長指揮一切，追兵問匪首張作霖來過嗎？張說來過，可是向西跑了，追兵西追，張作霖才把制服還給常蔭槐，急往東走，告常：「再見有期。」以後張任督軍，常蔭槐被保為瀋陽總段長，慢慢的走入東北政治圈裏，更由於才具卓越，周旋宦途，青雲直上，由軍法處長而交通司令而吉林省長，直到民國十八年因為政潮關係，常蔭槐才被張學良把他同楊宇霆一起槍斃了。

東北耆宿顧耕野先生早年在瀋陽西關商業學校讀書時曾聽到兩個真實傳奇故事，顧說：張作霖第一次與日本辦交涉，是在民國四年張任二十七師師長代理督軍之初。

### 兩個真實傳奇故事

當時日本關東軍司令官認為張是老粗，欲有以試之，派人見張，要求借北大營駐兵。北大營是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時興建的，足以屯兵十萬，鞏固邊防，而未全部實現。民國成立，北大營房屋

在廢棄中，日人故以為請。張答：「考慮後作覆。」數日後，日方再問，張說：「可以，但有條件，就是你們也把南滿鐵路借給我們用三年。」經過張作霖這樣一再推拒之後，日本人認為這位當年忠義軍的頭子頗不易與，於是斂跡多了。後又有人建議，遇有對外交涉，不宜身當折衝，張作霖便未嘗再犯，日本人從此也把張作霖無可奈何。

顧又說：有一次犯人某發交軍法審判，軍法處長認為案情不大，從輕發落，張意不愜，定要判處死刑。軍法處長姓顏，浙江人，是個老學者，性情剛正，不聽張的指示，兩人爭吵起來，張說：「我要你怎麼辦你就怎麼辦，你若不幹，就他媽的滾蛋！」顏聆俚語，起身便走，下午辭呈送來，秘書呈閱，張說：「呵呀！他不幹，那怎麼辦？」打電話找省長王永江，告訴經過，王說：「你罵人家，他還能幹嗎？」張可着急了，叫張學良你快去給顏大爺（東北對長輩尊稱。）叩頭賠禮，請他上班，他若不肯，你就長跪不起。」學良照辦。顏莫奈何，祇好復工。一到督署，老張雙手拉着顏說：「大哥怎麼跟我鬧氣，我是老粗，什麼不懂，以後軍法的事完全交給你，我絕不管，怎麼樣？你還有氣嗎？我給你賠禮好了。」這是鄉長東北名報人趙惜夢先生親見的事。

### 幫張宗昌轉輸為贏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人，生平事蹟多采多姿，世間但知其粗獷魯莽，有所謂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有多少錢；三不知有多少太

太。然而張宗昌爲人純孝義勇、雋言妙行，有非常人所及者在。張宗昌能入張作霖的幕府，初以平盜積功受賞識，陞北滿鎮守使，二次奉直戰，榆關初捷，諸軍莫能勝；而宗昌獨請纓出奇計，率一千孤騎，潛喜峯口，逆險絕，出冷口，敗走吳子玉（佩孚），直系至是以瓦解。功不世出，晉封魯督，此爲衆所周知之事。當張宗昌未投效東北以前，早曾在南系各軍擔任團旅長，以勇名，一度投效吳佩孚，而志不得伸，或起或仆，浪蕩江湖。張聞其能名，邀作關外遊，禮遇頗隆，並使左右部屬陪侍宴遊。乃宗昌性好賭牌九，一夕所攜十萬金俱墨。張聞之意甚快，乃私語宗昌曰：「聞君昨夜戰失利，今我二人合夥破之意如何？」乃將凡與宗昌賭者俱召來，衆以爲老將將有興，乃難逢之豪賭盛會，咸投大注以賭，不意張有好牌則亮而出之，無好牌則扣之喊通吃，而衆莫敢如何，約贏集二十萬金而止，宗昌不輸且有賺矣。張知輸家之心不服，乃別召各輸家來，正色說道：「宗昌乃好漢，當世豪傑，係我遠道請來作客者，若等將其所有一吃而盡，斬其豪興，置我的情面於何地？我的不亮牌，是將你們不義之財收回耳！」衆乃唯唯稱謝而去。此事雖微，亦可看出張的人情味十足，心細而周到，後來果能得憐將張宗昌的死亡！

### 江湖道義豪邁爽快

張作霖喜歡吃雪裡紅炒豆腐，這是東北普通粗菜，無論窮富都成嗜好。可是做法各異，口味遂殊。老廚司跟張十餘年，一度犯下過失，張發

脾氣，把他開除，副官們找到一個更有名的廚司作替。上工後，加意烹調，儘量討好，張卻一連三天不飽，叫副官快把老廚司找回，張告以：「別人炒的豆腐不好吃，還是你來做罷，以後再不罵你了。」

民國十三年，二次奉直戰爭，也就是張作霖討曹錕之役。戰前例有通電，揭舉對方罪狀。當時曹、張還是兒女親家；秘書某受命草擬電稿，顧慮雙方公私關係，電稿數易，久不成文；張爲爭取時間，要趕快把電報發出，他出入秘書室幾次催辦，秘書置之不理，一會又催，老秘書光火了，把筆一摔說：「你要快，另找別人辦，我不幹了。」張急道歉說：「得！得！你慢慢的寫罷，我再不來了。」此由朱子橋將軍口述，並非杜撰。

這些民主色彩，在江湖夥伴間確是常事，老張雖作高官，江湖習氣還保留了一些，帶到廊署裡。當時東北政軍首長類多如此，認爲曾被下屬頂撞，事極平常，只要對方有理，乖乖的忍受，不予計較。如朱子橋，如莫柳忱，連張學良都能有此雅量。這全是江湖道義，何曾有現在一般官僚神聖不可侵犯的惡象。總之，老張人極豪邁爽快，能容物，略細節，知人善任，不念舊惡，更能敬重讀書人，由市井而建牙開府，雄踞東北二十年，蓋棺定論，譽多於毀，豈偶然哉。

民國六年，張正式任奉天督軍。日人爲深切了解東北政治，極力推薦曾任北京高等警校教官的丁野武馬和土肥原二人爲其顧問，楊宇霆時爲督軍署總參議，竭力反對，因二人均是日本高級

特務，任其經常出入機樞，易於採取情報。張說：「不怕，我來對付好了！」聘定之後，張將從前跟他的衛兵馬弁，都改作顧問，丁野、土肥原二人經常入顧問室辦公。某日張召集顧問會議，提出幾項冷門問題，向中國顧問詢問，衛兵馬弁們答不上來，張就大發脾氣，罵說：「媽的巴子！你們這些王八蛋，天天託人求當顧問，問到你們又什麼都不知道，今且回去研究研究，過幾天再開會罷。」這一來兩個島夷日本鬼子都沒顏面再當顧問混飯吃，祇好告假走了。

### 張作霖與中山先生

張作霖欽服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們之間的信使往還，除函札載在國父全書者外，其代表人物有紀錄或有印證者，則爲齊武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三日，韓麟春於十一年九月，沈鴻烈於十二年五月，楊宇霆於十二年十二月先後來到廣州；伍朝樞於十一年三月，汪兆銘於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葉恭綽於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及孫科哲生於十三年九月前往瀋陽，商洽合作討伐曹錕、吳佩孚軍政事宜（事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這些往還，均有影響於粵奉合作與兩次直奉戰爭之發展。

葉恭綽（退菴）先生年譜追述國父於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抵津，訪張作霖於其寓邸說：「當時在座者有張學良、楊宇霆、吳光新及葉恭綽等五人，寒暄方畢，張即起言：『孫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祇反對共產黨，如共產實行

，雖流血所不能辭。」其言談極為率真，出於誠意。

鄉前輩王鐵漢先生引述于右任先生四十三年三月在王冠吾先生家說：「我於十四年二月到瀋陽見張作霖先生，商談國民二軍胡景翼入豫一事之後，張即問我：『你們國民黨我贊成，我卻不贊成共產黨。』我即回答：『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經我說明後，張雖有所釋然，但對中山先生之容共政策，仍表示懷疑。」張氏曾對國父說：「你們有學問的理想太高，當心俄國人與共產黨萬不可靠，要小心上當，後悔來不及！」

孫哲生先生追述奉國父命訪晤張作霖的印象說：「翌年秋（民國十三年）我辭去廣州市長職，持國父函……到瀋陽，往見張作霖，商量討伐曹錕和吳佩孚。從前聽說張作霖是草莽出身，以為他粗魯驕悍，及見面之後，方知他長得非常清秀，個子不高，不像草莽一類人物。那時他正在進攻山海關……當時我是住在旅館，他每天早上派專車接我到他的辦公室，共進早餐，吃的是小米稀飯，生活非常簡樸。飯後，照例由他的秘書長帶着一個秘書和各方的函電公文，向他報告，並請示意見。他聽完之後，逐一用口頭指示，由秘書紀錄辦理。一百多件公文，不到一小時就處理完畢，非常迅速。當我和張作霖達成協議後，他的軍隊不久即打通山海關，進抵天津，曹錕亦隨之下野。」（見孫科八十述略第十頁。）

### 張對民初政要的評論

曹汝霖曾傳述張作霖對民初政要的評論，曹說：「我於民國十四年四月自上海回天津，奉段執政命赴瀋陽，請張雨帥來北京。見雨帥寒暄後，即轉達合肥（段祺瑞）之意……合肥說有許多事須與老帥面商，盼望很切……他說：『要商之事，我都知道，我可跟你同行好了。』我當即道謝，想不到張氏這樣爽快的答應……張氏身軀不高，聲亦不大，頗有恂恂儒雅之風，沒有糾糾武夫之氣，北人南相，決不像長白山出身的健兒。臨別告我：『咱們明天上午八時一同起身。……』專車中只有我們兩人，雜談移時，又談到政事，臧否現代人物，他除推崇中山先生外兼及袁項城，他說：項城（袁世凱）的能力智力，足以統一中國，惜誤於羣小，忽起帝制運動，中道而阻……對趙次老（趙爾巽）說：旗人中有此遠大眼光者很少，惜缺乏時代知識。對合肥謂：

他雖有剛愎之性，但用人不疑，對人誠實，不用權術，因此門生故舊人才衆多，無一不樂為之用。惜過信又錚（徐樹錚）。又錚之才，勝於宇霆，惟鋒芒太露，反有時為合肥之累。對東海（徐世昌）則謂：有容人之量而短治現代之才；他的學問深，但理論不切於時勢，也許我們沒有他的學問，故不易了解。對黎黃陂（黎元洪）謂：碌庸才，靠了一時運氣，作了副總統，還要亂出主意，以至府院不和。對馮玉祥則深惡痛絕，謂這種反覆小人，惟利是圖，還要裝偽君子。這人險而詐，同他共事，真要小心。我與張氏初次暢談，聽他評論人物，論及時事，卻都中肯，不覺起了欽佩之心。」曹汝霖又說：「張氏坐鎮東三省，整軍有方，理財有術，保境安民，人民稱頌；尤其對付日本人，內外並進，剛柔互用，關東軍無所施其技，少壯派恨之入骨，非去之不可，遂以非常手段，致喪其命，張氏亦不愧為一世之雄也……然亦可稱為殉國。」

##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 (一) 服務項目：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壹佰元或港幣伍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108 Lung-Kiang RD. TAIPEI, TAIWAN, REP. OF CHINA